

# 華人很受傷 美國人的奇葩問題驚呆留學生

無論是海外的新移民,還是留學海外的學生,身處他鄉,可能都會面對一個相同的現象,那就是被異國的“朋友”問一些問題,而這些問題有時候讓華人聽起來感覺“奇怪”,甚至於感到震驚和氣憤。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就是社會背景和文化的差異,“不瞭解”和“固有印象”讓“他鄉”的人對中國充滿了好奇,也充滿了“誤解”。而在美國,華人人數眾多,這個現象就更加突出,尤其是對於久居美國的華裔來說,對這種現象司空見慣,自然也會有自己的獨特看法。

## 中國留學生該如何與美國朋友交流

旅居美國十幾年的華人教師遠方就此在大公教育發文稱,作為國際學生,中國留學生開始美國的大學生活時,與美國同學、教授打交道,會被一些美國人問到各種各樣的問題。好多問題是客套禮節性的,是人們最初相識的常規問題,如:“你從中國哪兒來?”“你們那兒氣候怎麼樣?”“吃得慣美國食物嗎?”“你為什麼會來這個大學?”“中國高中都學什麼課”等等,大概每個留學生對這些問題都回答過幾十遍了。但是,不是所有的問題都會讓你覺得舒服的,有的問題會讓你驚訝、尷尬、生氣,或是不知如何回應。

## 美國人的“偏見”和“刻板印象”

我在感恩節的一個聚會上,聽到幾個上大學一年級的留學生吐槽老美提的各種“奇葩”問題,包括“中國人是不是吃狗肉?”“中國人是不是喜歡吃蟲子?”“中國現在人們的生活跟北朝鮮有什麼不同?”“你家有電冰箱嗎?”“中國家庭生二胎會不會被送監獄”,還有一些敏感的政治和宗教問題等等。這幾個留學生不解加不快地說,“有的美國人好像什麼都不懂,像從上個世紀穿過來的。”“他們問這種問題什麼意思啊?是瞧不起人還是種族歧視啊?”

其實,每個留學生,包括移民來美國的華人,

差不多都有被問到這些問題的經歷。那麼,該如何應對呢?

首先,讓我們來瞭解一下問這些奇葩問題的是些什麼樣的人。美國整體民衆的受教育程度高於中國,但是其中的差異還是很大的,很多人並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有文化”。另外儘管近些年中國迅速崛起,但是在美國中小學基礎教育中有關中國的內容還是非常有限,兩國媒體之間的相互介紹也是非常不對等的,這些造成了很多美國人對中國的“無知”。

我每個學期在第一堂中文課上都曾問初學中文的高中生們相同的問題,就是他們對中國有哪些瞭解。那些來自美國中西部小鎮上的高中生們常常面面相覷,過好一會有人說長城,有人說中餐館,還有人把中國的首都說成是東京。曾經有一位鄉村高中的老師就很真誠地問我:“現在中國跟北朝鮮是不是不一樣了?”老師都如此,學生們的表現也就不足為奇了。

我的學生們很淳樸、很善良,不過他們的知識面、對世界的瞭解確實有限,他們生活的地方極少有華人,他們很多人都沒有坐過飛機。在美國很多普通的公立大學中,有相當一部分大學生的成長背景與我的學生相似,所以我相信當他們問一些令我們中國人匪夷所思的問題時,他們並非懷有惡意,只是無意中的“冒犯”。



面對美國人的“無知”,中國學生該如何與其交流

還有一些美國人確實是帶着偏見提出問題的。他們常常以偏概全地把一些片面的傳聞擴大為“中國,中國人”的問題,然後以挑剔的心態提出來。這樣的人還喜歡帶着優越感問的一種問題就是:“你們中國有這個嗎?你們有那個嗎?”當然很多時候我們留學生的回答會讓他們

的優越感“很受傷的”。

對於留學生來說,當你瞭解到你周圍的美國人並不像你在中國看的美劇里的那樣“時尚精英范兒”的時候,面對“奇葩”問題我相信你不會再生氣,而是嘆口氣,心情也會變得平和淡定。對於那些天真友善的同學,你可以給他們“科普”來開闊他們的眼界。見多識廣而又態度友善的你很容易贏得他們的好感。而對於那些帶着偏見故意挑刺兒的,話不投機就點到為止。

除了一些讓我們不舒服的“奇葩”問題外,還有些美國人會問些很有“文化”的問題。在美國大學里一方面有來自保守落後地區,對中國知之甚少的學生,另一方面隨着中國影響力的提陞,開設中文課的中小學不斷增加,對中國感興趣的年輕人也越來越多。他們常會拿身邊的中國留學生當作是“百事通”,從社會制度到風俗習慣,從經濟文化到衣食住行,從功夫舞蹈到

茶道書畫,如果有機會,他們會拉住你問一切。在這些問題上的順暢交流,可以說是建立與同學之間良好關係的開端。相反,如果身為來自中國的留學生,面對美國同學的誠心請教,或茫然無措,或模稜兩可,或茶壺煮餃子,心里明白卻不知如何用英文表達,那不僅會讓美國同學失望,也會讓他們失去再次交流的興趣。

所以在這裡提供給中國學生一些與美國同學問答交流的技巧。

1、在初次見面的社交場合不妨多聊輕鬆休閒的話題,不僅要學會輕鬆應答,還要學會尋找自己和對方都感興趣的話題提問,如問對方的家鄉和風俗等等,這樣交流就是雙向流暢可持續的了。

2、政治宗教等敏感話題一般在泛泛之交的階段是不合適的選項,當被問到你不喜歡的話題時,不妨表示自己不感興趣。

3、與漸漸熟悉的同學聊天時,可以適當展示你的幽默感,如自嘲,甚至可以自黑一下。

不過有些話題的度和交流方式還是與自己同胞之間的談話不同的。比如說,國人之間聊天的時候對周圍的各種事物發牢騷成了一種常態,像常常挂在嘴邊的霧霾地溝油,可是你與對中國國情不甚瞭解的美國人去發這些牢騷,人家既不關注,也沒有共鳴,不小心還會把你說的一些現象當作共性,變成整個中國或所有中國人都怎樣怎樣的偏見。而且一個愛抱怨發牢騷的人時間長了不會受到歡迎的,試想想,誰喜歡聊天時總是被負能量籠罩着?

留學生出國前不妨給自己在中國文化歷史知識方面多充充電,特別是把這些知識信息轉換成英文儲存在自己大腦中。當你充滿自信應答自如地為美國同學講述自己的文化歷史時,那種感覺一定非常美妙。

## 16歲華裔神童從哈佛休學 投身硅谷創業

休斯敦華裔學生潘暉諾 15歲時就獲得了全美高中生最高獎項總統學者獎,被哈佛大學提前錄取,而今年他卻決定從哈佛大學休學,前往 谷創業。這背後有什麼樣的故事?來看美國中文電視駐休斯敦記者葛迪之對他的專訪。

去年我們認識了一位獲得全美高中生最高獎項-總統學者獎的休斯敦華裔男孩潘暉諾,當時16歲的他同時被哈佛大學和新英格蘭音樂學院錄取,而今年1月,潘暉諾選擇從哈佛大學休學,前往加州創業。哈佛生活如何,從許多人夢寐以求的常青藤學府休學,走上充滿未知的創業之路,潘暉諾和家人是如何作出這樣的決定,未來學業如何完成,借春假回到休斯敦期間,我們再次採訪了潘暉諾。

潘暉諾今年年初加入兩位同樣也從哈佛休學的兄弟,成立一個叫做 gifyoutube 的網站,用戶安裝插件後可以將自己喜歡的 youtube 視頻片段截成任意長度的 gif 短片包。從常青藤學府休學,三個男生開始創業之路,潘暉諾的家人也經過一番深思熟慮。

潘暉諾之後將休學的決定和選擇去硅谷創業的利弊一一告訴父母,最終說服他們,在今年一月

正式從哈佛休學,前往舊金山。SAT 滿分,16歲就進入哈佛,然後依然選擇休學創業,潘暉諾的故事也在著名商業雜誌 business insider 登出。

去年8月進入哈佛讀書後,編寫程序只是潘暉諾成績中的一部分,大學生活才剛剛開始,他就已經取得非常多的榮譽。潘暉諾在哈佛的專業是生物醫學工程,同時在新英格蘭音樂學院就讀的他,將藝術堅持融合在學業中,為獲奧斯卡提名影片寫評論、主持哈佛電台古典音樂節目,還贏得了哈佛鋼琴社的年度鋼琴比賽,並且是參賽學生中年齡最小的一個。百忙之余,他還在波士頓一所公立中學義務教授電腦課程。

世界首富微軟公司的比爾蓋茲、Facebook 創辦人馬克扎克伯格 都曾經是哈佛大學休學學生,潘暉諾說哈佛大學很支持他休學創業,也提供非常包容的復學政策,不過他說並沒有計劃想要成為下一個扎克伯格,仍然準備按時完成哈佛和新英格蘭學院的學業。

潘暉諾還說,選擇創業,就像登山運動員在訓練中,選擇攜帶低氧面罩,當真正登山時,就不會感到缺氧的不適。



华裔神童 哈佛退学硅谷创业

来自美国麻州安多弗市(Andover)的11岁华裔女童叶诗雯(Carissa Yip)近日以2203积分晋级为大师(master),成为美国国际象棋史上最年轻的女大师棋手,比目前记录保持人,加州华裔王安妮(Annie Wang)年轻了4个月。

美国国际象棋联合会(U.S. Chess Federation, USCF)本月5号在官网上宣布了上述消息,叶诗雯现年11岁5个月。在安多弗市 Doherty 中学就读6年纪,早在2013年,叶诗雯就已经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专家级棋手,在2014年的新英格兰国际象棋公开赛中,她击败了美国象棋大师伊凡诺夫(Alexander Ivanov),累积了2203分,获确认为大师级地位。

美国最年轻大师级女棋手的纪录本来由另一名12岁的华裔女童王安妮持有,但叶诗雯比她年轻了四个月,刷新了纪录。王安妮之前的记录保持者是现任美国女子冠军艾莉娜·克拉许(Irina Krush),她在12岁时成为美国史上最年轻女大师。克拉许的记录保持了10年才被打破。根据美国国际象棋联合会公布的排行榜,在美国

出生的棋手中,叶诗雯现在的排名为第36,是美国国际象棋联合会最优秀的百分之一、五会员之一。

叶诗雯说:“我非常高兴能打破记录,这感觉太棒了!”叶诗雯已经定下了新的目标,在今年内要向2300分迈进。叶诗雯6岁开始学国际象棋,她的启蒙老师是她的父亲。父亲很早就预言,叶诗雯很快就能从专家成为大师。

根据美国国际象棋联合会的级别规定,积分在2000以上就是专家级棋手,超过2200分就是大师等级。

## 11歲華裔女童榮登全美最年幼女國際象棋大師寶座

叶诗雯表示,她喜欢下棋是因为有挑战性,她说:“我喜欢和水平高的人下棋。”不过有时候她打败比自己年龄大的对手是,他们不一定都能欣然接受失败。她说在自己参加的第一次比赛中,7岁的她打败了对手,对手大发脾气,说自己不喜欢和小孩子下棋。除了下棋,与其他女孩一样,叶诗雯有多种其他的爱好。她喜欢游泳、打高尔夫球及弹钢琴。虽然叶诗雯很爱象棋,但是以后也打算成为一名职业高尔夫球手和女警察。

叶诗雯表示,她喜欢下棋是因为有挑战性,她说:“我喜欢和水平高的人下棋。”不过有时候她打败比自己年龄大的对手是,他们不一定都能欣然接受失败。她说在自己参加的第一次比赛中,7岁的她打败了对手,对手大发脾气,说自己不喜欢和小孩子下棋。除了下棋,与其他女孩一样,叶诗雯有多种其他的爱好。她喜欢游泳、打高尔夫球及弹钢琴。虽然叶诗雯很爱象棋,但是以后也打算成为一名职业高尔夫球手和女警察。

## 北美 好好的中國人 移民美國後徹底“變了種”

為什麼說中國人移民美國後“變種”了呢,因為這個人真的變了!好好的一個中國人,在中國的時候嚴肅着呢,一出國,碰到誰跟誰笑,和人笑還不夠,見着小貓小狗也開始笑,就像多么善良似的。走進電梯里,那么小的空間,居然和陌生人對視,還裝着很有禮貌的樣子打招呼……這些所作所為,都不屬於中國人這個人種該有的特徵,這是徹頭徹尾在裝啊!

北美崔哥在搜狐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中國人一旦到了海外,就好像變了種,像歐美人一樣,可以毫無負擔地跟陌生人打招呼,秀燦爛。為什麼一回到故鄉,對自己的同胞就燦爛不起來了呢?是我們幾千年的文明里容不下這種燦爛嗎?還是某些不愉快的經歷清洗了所有的信任、友善和美好,讓人們像野獸一般在競技場里拼空間、拼地位、拼生存,彼此存着冷漠的戒心?

以下為崔哥文章原文。

前 MTV 中國首席代表李亦非女士感慨地說:“我回國好久以後才適應,見到陌生人不用對視,不用打招呼,不用笑,可以用回冷漠或者猙獰的面孔,這樣才是真正回到我們中國人的軀殼里了。”

崔哥我在美國有3個兒子,他們即便是和我在電話里吵架用髒字,掛電話時也要走形式似的說一句:“我愛你,老爸。”就連我的美

國雇員,如果好久沒打電話了,也會假惺惺地來一句:“愛你,老闆!”

終於有一天,我鼓足了勇氣,在電話里對我那快80歲的老父親說了句:“爸,我愛你。”

電話那頭沉默了半天,老爺子有點兒緊張地問:“你沒病吧?”

我覺得我變了,像好多炎黃子孫一樣,出了國就開始變了,變得開始對陌生的同屬於人類的動物友善,哪怕只是表面的一瞬間。

前些天回到美國,在西雅圖機場,我看到一位金髮小女孩,也就五六歲吧,她拉着媽媽的手,無可奈何地跟着。十幾個小時的飛行讓她滿臉倦容,不斷地打着哈欠。可是,當她突然看到我一直在注意她時,在目光交錯的一刹那,她那打了一半的哈欠戛然而止,臉上馬上綻放出笑容,直到我也沖她一笑,移開目光後,她才又開始繼續打她的哈欠。

一個五六歲的小孩,都知道下意識地對陌生人展現自己美好而燦爛的微笑,這是出于

對我的尊重嗎?還是為了保護她自己的尊嚴?小的時候,父母教育我,少嬉皮笑臉,少和陌生人使眼色。等長大了,又有人教育我要不苟言笑,要喜怒不形於色,最好不要笑,笑的話會被人罵是笑里藏刀。

李亦非女士說,有一次,她在日本機場,看到一位上了年紀的老婆婆在躺椅上睡着了,臉上居然保持着笑的紋路,可見她是在擺好微笑的樣子後才慢慢進入睡眠。在文明的人類社會,人們知道用整潔的衣衫掩蓋動物特徵,以此類推,人們也應該努力用微笑和燦爛來掩蓋本能中固有的冷漠和猙獰。

崔哥我其實是一個心地特別善良的人,但是因為會講漢語,會用中式思維,於是見了誰比自己混得好,就打心眼兒里堵得慌。一旦聽到某個很牛的人物倒臺了,比如出車禍了,被抄家了……就覺得那天過得特別痛快,好多想不通的事兒全想通了,並且開始發自肺腑地同情人家,甚至原諒了那廝過去的所有罪



惡。你說我什麼時候得了這個病呢?

我覺得,容不得別人比自己好,是人們普遍存在的一種心態。除非趕上一同倒臺,比如在天災人禍中,在生死關頭,在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才開始被迫一同前進。

崔哥我想呼籲,以後在地鐵上或電梯里,當我們和別人對視的時候,能不能彼此微笑一下,不是為討好對方,而是像男人扣緊自己的“文明扣”一樣,遮住自己因為不笑而暴露的冷漠。

有人說,“攘外必先安內”“不苟言笑”“氣人有笑人無”等等理念早已深深地融化在心胸狹窄的人的血液里了,隨着文化的發展,這樣的習俗還會一代一代傳承下去。假如真是那樣,我建議所有這類人不妨換換血,換上單純的、沒有看過《三國演義》和《孫子兵法》的那種血液。

外國人常說,你們中國人太聰明瞭,太能吃苦瞭,如果彼此再團結一點兒,還有別的民族活的份兒嗎?老天爺注定讓你們海外華人一盤散沙,互相嫉妒,彼此冷漠殘酷,永遠過着艱苦奮鬥的累心日子。

現在,北美崔哥我終於明白為什麼秦始皇要下令“焚書坑儒”了,中國人還是輕易別出國,要不然,一不小心變成愛笑的人,回了國,那真是沒法兒混了。